

品花寶鑑

皇元會鑑

品花寶鑑

第七回

顏仲清最工一字對

史南湘獨出五言詩

話說子玉從會館回來。將琴官的戲。足足想了兩日。以謂天下之美。莫過於此。又將蘇蕙芳。陸素蘭。金漱芳。李玉林。的色藝品評。都爲絕頂。細細核來。蕙芳的神色。尤勝於諸人次。則素蘭可以匹敵。然較比琴官起來。毫釐之間。終覺少遜。又想琴官這箇美貌。若不唱戲。天下人也不能瞻仰。

他品題他。他也埋沒了。所以使其墮劫梨園。以顯造化游戲鍾靈之意。也未可知。故生了這箇花王。又生得許多花相。如百花之輔牡丹。但好花供人賞玩。不過一季。而人之顏色。可以十年。惟人勝於花。則愛人之心。自然比愛花更當勝些。誰想天下人的眼界。竟能相同。我意史竹君王庸庵等。必有言過其實之處。如今看來。真還刻劃不到。想必那些能詩能畫之說。也是的確無疑了。便又想今日雖然見了琴官的戲。也未能稍通款曲。此後相逢。不知又在何

日。但看他今日雙波頻注。似乎倒有繾綣之意。前此在車內掀簾凝望。又似非以陌上相逢看待。這也不知何故。便愈想愈不明白起來。想把前日所詠的車中人。翻出看看。再添兩首。便取了出來。忽見三四兩首。挖去了兩箇字。心甚詫異。卽問小丫鬟道。這兩日誰到這裏來。看我的書。小丫鬟道。前日太太請客。有一班少奶奶。還有王家的二姑娘。都進來閒逛。那些少奶奶。將少爺的行樂圖。看了半天。那二姑娘看少爺的書。其餘沒有人進來。我見二姑娘看

書的時候。翻出一張紙來。看了看。用指甲挖破一處。仍舊夾在書裏。又笑道。前日我聽得二姑娘雪兒說。孫家太太做媒。將二姑娘配了少爺了。二姑娘還戴了太太一根簪子回去。子玉似信不信的問道。我不信。你敢是撒謊的。小子鬢道。我敢撒謊。我那天看著房。沒有敢走開。這是雪兒說的。只怕咱們家裏人都也知道。子玉聽了。心內甚喜。猛想起這二表妹的容貌。也有些像琴官的模樣。便將他們比較起來。不知誰好。又把挖去的字一想。恍然大悟。誰知

竟犯了他的諱。無意之間。天然轉合。這也奇極了。他看了。當我必是有心想念他。心裏定然怪我。這便怎樣。我又無從與他分辯。這竟是箇不白之冤。繼又想道。旣訂了姻。就怪我也不妨。子玉復因瓊華兩箇字。觸動琴官。一意纏綿。憐香慕色之心。從此而起。到了初九日。劉文澤又著人來邀了子玉。告稟萱堂。更衣乘輿而去。且說文澤所請的客。顏仲清。王恂。史南湘。已經到了。隨後梅子玉高品。一同到門。家人引著走過大廳。到了花廳之旁。垂花門進去。係石

子砌成的一條甬道。兩邊都是太湖石。疊成高高低低的假山。襯著參參差差的寒樹。遠遠望去。卻也有臺有亭。布置得十分幽雅。轉了兩三箇灣。過了一座石橋。甬路旁邊。一色的都是綠竹。遶著一帶紅闌。迎面便是五間捲棚。顏仲清等都在廊下等候。劉文澤早已降階迎接。高品子玉上前先與主人見了禮。然後大家見了敘齒。史南湘高品是二十五歲。高品二月生日。月分長於南湘。顏仲清二十四。王恂二十三。子玉十八。文澤雖二十四歲。卻是主人。大

家依次入座。免不得敘幾句寒溫。內中惟子玉初次登堂。留心看時。只見正中懸著一塊楠木刻的藍字橫額。上面刻著倚劍眠琴之室。兩旁楹帖是桤榔木的。刻著

茶烟乍起。鶴夢未醒。此中得少佳趣。

松風徐來。山泉清聽。何處更著點塵。

署款是道生屈本立書。書法古拙異常。下面一張大案。案上羅列著許多書籍。旁邊擺著十二盆唐花。香氣襲人。令人心醉。子玉看了。又想起琴言那日作戲光景。真是寶光

奪人香氣沁骨。不覺有些模糊起來。忽聽文澤道。這屋子太廠。我們裏面坐罷。隨同到東邊。有書僮揭起簾子。進去卻是三間書房。中間玻璃窗。隔作兩層。從旁遶進。玻璃窗內。又是兩間套房。朝南窗內。卽看得見外面。上懸著董香光寫的虛白二字。一幅倪雲林的枯木竹石。兩旁對聯是名教中有樂地。

風月外無多談。

屋內正中。中間擺著一箇漢白玉的長方盆。盆上刻著許多

首詩。盆中滿滿的養著一盆水仙。此時花已半開。旁邊盆內一大株綠萼白梅。有五尺餘高。老榦著花尙皆未放。向窗一面。纔有一兩枝開的。文澤因此屋中有地炕和暖。酒席卽擺設在內。主人送了酒。大家坐下。南湘道。可惜今日沒有叫幾箇人來。文澤道。我也打算叫的。因打聽他們今日都在怡園送九。作消寒會。連堂會裏都沒有一箇去的。所以沒有去叫。怕倒叫他們爲難。南湘又道。今日我們可爲軟紅塵中一時雅集。仲清坐在高品肩下。高品卽湊著

仲清耳邊輕輕的說了一句。仲清啞然失笑。衆人問仲清道。他說什麼。仲清向高品道。我說罷。高品搖了搖頭。仲清道。那第七字對得尤妙。說著兩人相視而笑。南湘最是性急。便道你們說了我情願喫一杯。高品道。喝十杯再說。文澤曉得南湘酒德平常。道我來講和三杯罷。高品道。竹君三杯。諸公各飲一杯。賞識這句話。仲清道。我是請教過的。了免飲。高品笑道。幾時。仲清道。真正你這張嘴。狗口裏生不出象牙來。南湘道。快拿酒來。喝了等他說。真箇喝了三

杯其餘也都喝了。高品笑向仲清道。你是請教過的。你說罷。仲清笑著罰了高品一杯酒道。他說虛白室裏三對雞巴。衆人都不解。文澤道。這有何可笑。南湘忽然想著。撫掌大笑道。這促狹鬼。實在可惡。難爲他實在對得敏捷。子玉等悟著也都笑了。道雅字竟當他實字。真對得工穩。文澤道。卓兄我出一對。你對卻不許思索。如對得好。我喫三杯。對不出罰十杯。不好罰五杯。高品道。從來說出對容易對對難。對不出三杯。對不好一杯。如何。南湘道。也要看上對。

出得難不難。你且說來。文澤向子玉道。要借重大名。就是子玉人如玉。仲清道。這倒不容易呢。一語未了。高品道。我已對著了。你喝三杯。文澤道。你說。南湘道。如果對得好。我們還要公賀一杯。高品笑道。卯金面是金何如。王恂道。卯金對子玉。卻是絕對。南湘道。就是面是金。欠典切些。高品道。典雖不典。切卻甚切。你沒有見過中秋節。攤子擺的鬼兒。爺臉上都是金的麼。說得閨堂大笑起來。文澤道。你這刻薄鬼。連盟弟都罵起來了。高品道。箭在弦上。不得不發。

主人只得照數領了。合席也各飲了一杯。南湘道。如此飲酒罰來罰去。也覺無味。前日我們打了一天詩牌。卻極有趣。瑤卿打成兩首絕好的。可惜他們今日又在怡園。偕們何不再想一箇新鮮酒令。劉文澤道。今日我們將那對詩的令。行一行罷。子玉問道。怎樣對詩。仲清道。這是極容易的。出令的把一句詩拆開了一箇箇的說。給人對。轉起來。文義通的免飲一字。不連罰一杯。往往鬧出笑話來。最有趣的。高品道。就是對詩。主人先飲令杯。文澤飲畢。命人取

了一塊粉板。順著衣衿開了姓。便道。我先出對了。寫了箇中字。衆人想了一想。顏對了外。高對了後。梅對了上。史也對上。王對裏。文澤又出了一箇鳳字。顏對鴻。高對雞。梅對鸞。史對鴉。王對烏。文澤又出一箇下字。南湘道。有卷先交我對歸字。高品接著對前字。仲清子玉同聲對來字。王恂對廻字。文澤一一寫了。又道。扶字。高搶對了。靠字。史對了送字。顏對寄字。王對馭字。梅對聽字。文澤道。雙字。仲清對孤字。高品對八字。子玉對九字。王恂道。不好了。順著數兒。

就是十罷。南湘道。是了。我這箇字倒有些難下。也罷對三字罷。文澤道。輦字。南湘道。我曉得。一定是這句詩。子玉搶對了一箇琴字。王恂對了車字。南湘對了船字。只有高品未對。文澤催道。再遲要罰酒了。高品笑了一笑道。舟字。令官重新寫起來。出的是雙鳳雲中扶輦下。仲清對的是孤鴻天外寄書來。大家贊好。高品對的是八雞露後靠舟前。大家一看。忍不住都笑起來。文澤道。這箇實在不通得離奇了。沒有一箇字連的。也有難倒他的時候。大家公議。該